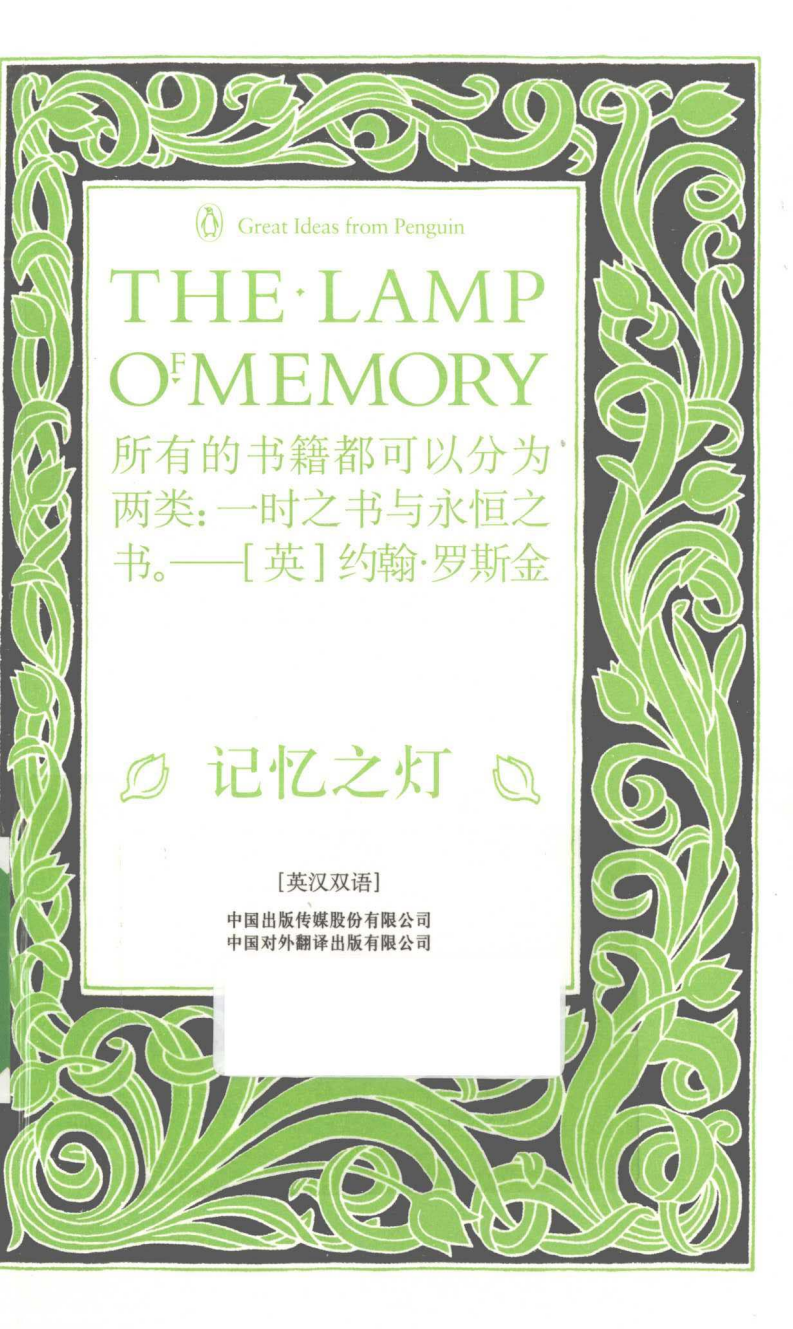

Great Ideas from Penguin

THE·LAMP OF MEMORY

所有的书籍都可以分为两类：一时之书与永恒之书。——[英]约翰·罗斯金

记忆之灯

[英汉双语]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企鹅口袋书系列·伟大的思想

记忆之灯

（英汉双语）

［英］约翰·罗斯金　著
刘　涵　译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记忆之灯：英汉对照/(英)罗斯金著；刘涵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9
(企鹅口袋书系列·伟大的思想)
ISBN 978-7-5001-3336-0

Ⅰ.①记… Ⅱ.①罗… ②刘… Ⅲ.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Ⅳ.①H31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09878号

www.penguin.com
'The Lamp of Memory' first published in *The 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 1849
'Cambridge School of Art: Inaugural Address' first published 1858
'Of Kings' Treasuries' first published in *Sesame and Lilies: Two Lectures*, 1865
'Traffic' first published in *The Crown of Wild Olive: Four Lectures on Industry and War* in 1866
This collection first published 2008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发行 /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6层
电　　话 / (010) 68359376　68359303　68359719
邮　　编 / 100044　　**传　　真** / (010) 68357870
电子邮箱 / book@ctpc.com.cn
网　　址 / http://www.ctpc.com.cn
出版策划 / 张高里
责任编辑 / 梁　斐
艺术指导 / 卢　涛
封面设计 / 奇文堂·潘峰
排　　版 / 竹叶图文
印　　刷 /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760×940毫米　1/32　　**印　　张** / 8
版　　次 / 2013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 2013年1月第一次

ISBN 978-7-5001-3336-0　**定价**：16.00元

®"企鹅"及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尚未注册的商标。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与企鹅图书有限公司联合出版

观　念

——《伟大的思想》代序

梁文道

每隔一段时间，媒体就喜欢评选一次“影响世界的X个人”或者“改变历史的X项发明”。然而，在我看来，几乎所有人类史上最重大的变革，首先都是一种观念的变革。

我们今天之所以会关注气候的暖化与生物多样性的保存，是因为我们看待地球的方式变了，我们比以前更加意识到人在自然中的位置，也更加了解自然其实是一个动态的系统。放弃了人类可以主宰地球的世界观，这就意味着我们接受了一个观念的变化。同样地，我们不再相信男人一出生就该主宰女人，甚至也不再认为男女之别是不可动摇的本质区分；这也是观念的变化。如果说环保运动和女权运动有任何影响的话，那些影响一定就是从大脑开始的。也不要只看好事，20世纪最惨绝人寰的浩劫最初也只不过是一些小小的观念，危险的观念。比如说一位德国人，他相信人类的进化必以“次等种族”的灭绝为代价……

这套丛书不叫“伟大的巨著”，是因为它们体积都不大，而且还有不少是抽取自某些名著的章节。可

它们却全是伟大的观念，例如达尔文论天择，潘恩论常识，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的观念地图。从头看它们一遍，就是检视文明所走过的道路，从深处理解我们今天变成这个样子的原因。

也许你会发现其中有些陌生的名字，或者看起来没有那么“伟大”的篇章（譬如普鲁斯特追忆他的阅读时光），但你千万不要小看它们。因为真正重要、真正能够产生启蒙效果的观念往往具有跨界移动的能力，它会跨越时空，离开它原属的领域，在另一个世界产生意外的效果。就像马可·波罗在监狱里述说的异国图景，当时有谁料得到那些荒诞的故事会诱发出哥伦布的旅程呢？我也无法猜测，这套小书的读者里头会不会有下一个哥伦布，他将带着令人惊奇的观念航向自己的大海。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

《伟大的思想》中文版序

企鹅《伟大的思想》丛书2004年开始出版。在英国，已付印80种，尚有20种计划出版。美国出版的丛书规模略小，德国的同类丛书规模更小一些。丛书销量已远远超过200万册，在全球很多人中间，尤其是学生当中，普及了哲学和政治学。中文版《伟大的思想》丛书的推出，迈出了新的一步，令人欢欣鼓舞。

推出这套丛书的目的是让读者再次与一些伟大的非小说类经典著作面对面地交流。太长时间以来，确定版本依据这样一个假设——读者在教室里学习这些著作，因此需要导读、详尽的注释、参考书目等。此类版本无疑非常有用，但我想，如果能够重建托马斯·潘恩《常识》或约翰·罗斯金《艺术与人生》初版时的环境，重新营造更具亲和力的氛围，那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当时，读者除了原作者及其自身的理性思考外没有其他参照。

这样做有一定的缺点：每个作者的话难免有难解或不可解之处，一些重要的背景知识会缺失。例如，读者对亨利·梭罗创作时的情况毫无头绪，也不了解该书的接受情况及影响。不过，这样做的优点也很明显。最突出的优点是，作者的初衷又一次变得重要起

来——托马斯·潘恩的愤怒、查尔斯·达尔文的灵光、塞内加的隐逸。这些作家在那么多国家影响了那么多人的生活，其影响不可估量，有的长达几个世纪，读他们书的乐趣罕有匹敌。没有亚当·斯密或阿图尔·叔本华，难以想象我们今天的世界。这些小书的创作年代已很久远，但其中的话已彻底改变了我们的政治学、经济学、智力生活、社会规划和宗教信仰。

《伟大的思想》丛书一直求新求变。地区不同，收录的作家也不同。在中国或美国，一些作家更受欢迎。英国《伟大的思想》收录的一些作家在其他地方则默默无闻。称其为“伟大的思想”，我们亦慎之又慎。思想之伟大，在于其影响之深远，而不意味着这些思想是“好”的，实际上一些书可列入“坏”思想之列。丛书中很多作家受到同一丛书其他作家的很大影响，例如，马塞尔·普鲁斯特承认受约翰·罗斯金影响很大，米歇尔·德·蒙田也承认深受塞内加影响，但其他作家彼此憎恨，如果发现他们被收入同一丛书，一定会气愤难平。不过，读者可自行决定这些思想是否合理。我们衷心希望，您能在阅读这些杰作中得到乐趣。

《伟大的思想》出版者

西蒙·温德尔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Editions of Great Ideas

Penguin's Great Ideas series began publication in 2004. In the UK we now have 80 copies in print with plans to publish a further 20. A somewhat smaller list is published in the USA and a related, even smaller series in Germany. The books have sold now well over two million copies and have popularized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for many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 particularly students. The launch of a Chinese Great Ideas series is an extremely exciting new development.

The intention behind the series was to allow readers to be once more face to face with some of the great non-fiction classics. For too long the editions of these books were creat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you were studying them in the classroom and that the student needed an introduction, extensive notes, a bibliography and so on. While this sort of edition is of course extremely useful, I thought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recreate a more intimate feeling — to recreate the atmosphere in which, for example, Thomas Paine's *Common Sense* or John Ruskin's *On Art and Life* was first published — where the reader has no other guide than the original author and his or her own common sense.

This method has its severe disadvantages — there will inevitably be statements made by each author which are either hard or impossible to understand, some important context might be missing. For example the reader has no clue as to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Henry Thoreau was writing his book and the reader cannot be aware of the

book's reception or influence. The advantages however are very clear — most importantly the original intentions of the author become once more important. The sense of anger in Thomas Paine, of intellectual excitement in Charles Darwin, of resignation in Seneca — few things can be more thrilling than to read writers who have had such immeasurable influence on so many lives, sometimes for centuries, in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Our world would not make sense without Adam Smith or Arthur Schopenhauer — our politics, economics, intellectual lives, social planning, religious beliefs have all been fundamentally changed by the words in these little books, first written down long ago.

The Great Ideas series continues to change and evolve.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different writers would be included. In China or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are some writers who are liked much more than others. In the UK there are writers in the Great Ideas series who are ignored elsewhere. We have also been very careful to call the series Great Ideas — these ideas are great because they have been so enormously influential, but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y are Good Ideas — indeed some of the books would probably qualify as Bad Ideas. Many of the writers in the series have been massively influenced by others in the series — for example Marcel Proust owned so much to John Ruskin, Michel de Montaigne to Seneca. But others hated each other and would be distressed to find themselves together in the same series! But readers can decide the validity of these ideas for themselves. We very much hope that you enjoy these remarkable books.

Simon Winder
Publisher
Great Ideas

译者导读

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及社会评论家。他在知识界的影响力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可谓影响深远，跨越时代。

罗斯金的一生著述甚丰，其作品涵盖了广阔的领域，体裁也多种多样。然而，罗斯金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大多集中在艺术及社会评论方面。他最为重要的艺术评论大多出自《现代画家》（1843—1960）和《建筑七灯》（1849）两部著作。作为艺术评论家，他的作品改变了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对于艺术的认知，同时他还是“哥特复兴”（Gothic Revival）建筑运动以及“前拉斐尔派”（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艺术运动的主要幕后推手。作为社会评论家，他支持改变穷人们的生活窘况，颂扬手工艺劳动的尊严、道德以及美学价值，反对工厂劳动的日益机械化，因为他认为这种劳动既枯燥乏味又毁灭灵魂。由此，罗斯金也成为了19世纪“艺术与工艺运动”（Arts & Crafts Movement）的精神领袖。

此书收录了罗斯金在不同时期的四篇重要作品。它们分别是《记忆之灯》、《剑桥艺术学校：开学致辞（1858）》、《国王的宝藏》，以及《交易》。

《记忆之灯》是出版于1849年的《建筑七灯》中的一篇。罗斯金在书名中以“灯”冠之是为了表明它们是自己所理解的、建筑的七条原则。《记忆之灯》探讨的主要议题是建筑在文化传承方面所应当扮演的角色。罗斯金认为好的建筑应当犹如一座历史的丰碑，向子孙后代永远地传递建造它的那个时代的文化信息。从19世纪60年代起，罗斯金开始大量出席各种讲座及演讲活动。本书所收录的后三篇文章就是他在这一时期的演讲词。在《剑桥艺术学校：开学致辞（1858）》中，罗斯金论述了艺术教育的原则。他认为在大众的、通用的艺术学校里面，学生首先要学会的是观察，是提高鉴赏力，是对艺术的热爱，而非从事艺术创作。《国王的宝藏》最早出现在1865年出版的《芝麻与百合》中，是其中的第一篇。这篇演讲连同第二篇《王后的花园》一起，阐明了男人和女人各自的天性以及所应承担的责任。罗斯金在《国王的宝藏》中重点探讨了建立并资助公共图书馆的意义所在，并且论述了为什么要阅读经典以及如何阅读经典等等重要的议题。《交易》是罗斯金在1864年于布拉福德市政厅所做的演讲。他在演说中集中讨论了品味和道德的关系。他认为品味不是道德的一部分或是道德的表征，而是道德的全部。罗斯金的作品犹如一座巨大的宝库，然而到底能从其中挖掘到什么，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读者自身所具备的禀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

翻译是件无比艰辛而又孤独的工作，如同一个人在漆黑的夜里行走在漫长而崎岖的道路上。然而所幸的是，在这孤独的夜路之上有一位伟大的思想者与我相伴而行，他就是约翰·罗斯金。他手中擎着那永不熄灭的灯盏，用充满睿智的言语照亮了我前进的路程。就像罗斯金在这本书开始时所说的那样："在我的一生中，有些时刻值得以特别感激的心情去回味。那时，喜悦异常的丰满，教诲也异常的清澈。"——翻译《记忆之灯》的过程就是这样的时刻。

目 录

译者导读	*I*
记忆之灯	*1*
剑桥艺术学校：开学致辞（1858）	*16*
国王的宝藏	*31*
交易	*80*

记忆之灯

在我的一生中，有些时刻值得以特别感激的心情去回味。那时，喜悦异常的丰满，教诲也异常的清澈。那是几年前的一个傍晚，我漫步在流经法国东部汝拉省尚帕尼奥勒村的爱恩河河畔的松林中。这里充满了阿尔卑斯山的庄严，却丝毫没有它的荒凉；这里，大地蕴藏着的巨大能量似乎正要显现，绵延起伏的松岗透露出深沉而高贵的和谐；这里，群山奏出交响乐的第一个音符，不久便抬高了调门，如惊涛般拍散在了阿尔卑斯山的群峰之上。然而群山的力量是有节制的；绵延的、长满牧草的山脊层层叠加，像是来自大海的怒涛，涌过平静的水面，发出长长的叹息。在这广袤的单调中弥漫着深深的柔情。中部山脉的破坏力连同他严肃的表情都不见了。柔软的汝拉牧场没有古老冰川冰刨石塞的侵蚀印记；没有成堆的碎石瓦砾破坏汝拉森林的美丽容颜；也没有苍白的、肮脏的，或是暴怒的河流在她的岩石间粗鲁地撕扯、蜿蜒。清澈的、绿色的溪水在熟悉的河床中流淌，耐心地、一个一个地打着旋涡。在静谧的松树的遮盖下，一簇簇的花朵年复一年地冒出头儿，我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它们更快乐。那时正值春天，花团锦簇，争相斗艳；尽管空间足够，它们还是把叶子挤压成了各种奇形的怪状，只为了紧紧地挨在一起。银莲花星星点点，三五成群，如天上的星云一般；酢浆草成群结队，如同五月节向童贞女马利亚致敬的游行队伍一样塞满了

石灰岩上黑色的垂直裂缝，它们洁白如雪，边上盘绕着像葡萄树枝蔓一样轻快而可爱的常春藤；一眨眼的工夫，紫罗兰便会喷涌而出，而报春花也在有阳光的地方绽放开来；在较为开阔一点的地方，野豌豆、雏菊、瑞香、宝石蓝色的远志的花蕾以及野草莓的花儿都沉浸在浓重、温暖、琥珀色的地衣那金黄色的温柔乡里了。我走出松林，来到山涧边上：涧水的隆隆轰鸣声从脚下突然冒了上来，与松枝上画眉鸟的鸣唱混合在了一起；山涧的对面是灰色的石灰岩峭壁，一只猎鹰在峭壁的边缘缓缓滑翔，翅膀几乎碰到了岩壁，松树的影子倒映在它闪闪发光的羽毛上；而在它身下数百英尺的地方，绿色的河水正打着旋涡，泛着令人晕眩的点点金光欢快地流淌着，水中的浪花同天上的猎鹰一起飞翔。感受这种孤独和严肃的美丽是不能掺杂任何私心杂念的。我清楚地记得，当自己试图要更为确切地捕捉到这种令人难忘的美丽背后的根源时——比如暂时把它想象成新大陆原始森林的景象，便瞬间感到头脑空白，身体冰凉。花朵顷刻间失去了光彩，河水停止了歌唱，群山变得压抑而荒芜。幽暗森林中的枝干仿佛在沉痛地诉说，诉说它们先前的力量其实是他人的赐予，而不朽的光辉和持续的重生再造则是诞生于它们珍贵的记忆。那些不断开放的花朵和永不停息的河流被人类的忍耐、勇敢和美德的深色所浸染；在夜空的映衬下，黑色群山的峰顶更是受到了人们的膜拜，因为它们向东投下的长长阴影笼罩住了朱克斯的铁墙以及格朗松的四方要塞。

我们应当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建筑，因为她是这种神圣影响的集中体现和守护者。没有了建筑我们可以生存，可以祈祷，却将失去记忆。与一个民族所记载的内容和不朽的大

理石所承载的内涵相比，一切历史是多么的冰冷，一切意象又是多么的了无生气！——几块石头的堆砌就会省却我们长篇累牍的含混记述！雄心勃勃的巴别塔的建造者告诉我们，只有两件东西可以征服人类的健忘——诗歌和建筑。而后者在某种意义上包括了前者，而且事实上更为强大，因为它如实地记载了人们生活的全部——人们的所思所感，所创所造，所见所闻。荷马的时代为黑暗所包围，有关他的个性也是众说纷纭。然而伯里克利的时代则清晰得多：毋庸讳言，与古希腊甜美的歌手和士兵历史学家相比，我们从其破碎的雕塑中学到了更多的东西。如果了解历史确有裨益，青史留名又是乐事一件的话（因为这样可以为我们当前的努力注入力量，为现在的坚持提供耐心），那么对于一个民族的建筑来说，我们就肩负着两项责任，而其重要性怎么说也不为过：第一，使当代的建筑彪炳史册；第二，将过去时代的建筑作为最珍贵的遗产加以保护。

就第一项责任来说，记忆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建筑的第六盏明灯，因为只有具有纪念意义或是不朽的价值，民用和家居建筑才会变得真正完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带着这样一种观念，建筑会建造得更为牢固；而且建筑装饰会由于其隐喻性和历史性的内涵而显得栩栩如生。

就家居建筑而言，这种观念一定存在着某种局限性，因为无论是人心还是人力都会有所不及。不过我还是认为，某个民族建造房屋仅供一代人居住的做法是罪恶的。在善良人居住的房屋中有一种圣洁，而这种圣洁不是在其废墟上新建住宅就可以获得重生。我认为善良的人们通常会感受到这一点。由于在这幢房子里度过了欢乐和有尊严的一生，他们会

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感到悲伤，认为这幢见证，或是参与了他们所有的荣誉、欢乐或是痛苦的房子，这个自己在人世间的居所，连同它所承载的所有有关自己的记录，所有他们曾经爱过、拥有过的物质财富，所有他们曾经留下过的印记，就要在自己葬身墓地之后被扫除干净；人们对它不怀敬意，没有感情，孩子们也认为它一无是处；尽管在教堂里竖立着自己的墓碑，家里却不再有自己温暖的栖身之所；他们所有曾经珍视的东西都被厌弃，曾经为他们提供保护和慰藉的房子被夷为平地。我认为一位善良的人会对此感到恐惧；更进一步来说，一位善良的儿子，一位高贵的子嗣，会因为如此地对待他父亲的房子而感到恐惧。我认为，如果人们真的像人一样地活着，那么他们的房子就会成为一座座庙宇——我们不敢对它们加以伤害，而居住其中会使我们变得神圣；如果每个人只是为了自己建造房屋，为了满足他自己的，那一点点的，改变生活的需求的话，那么他们的亲情必定会奇怪地瓦解，对家庭的赐予和父母的教诲则会莫名其妙地知恩不报，莫名地意识到自己背叛了父辈的荣誉，或者自己的生命不足以使这幢房子对于孩子们来说成为神圣之所。我看到可怜的石灰和黏土的凝固物正如霉菌一样从我们首都周边的，受尽蹂躏的原野上迅速生长；我看到用木板和假冒石材建成的，如甲壳一样的建筑物，它们形体单薄、摇摇欲坠、毫无根基；我看到一排排阴郁的、千篇一律的小房子，它们彼此雷同却又毫无关联，形单影只却又似曾相识。看着它们，我感觉到的不仅仅是憎恨一瞥后淡漠的厌恶，不仅仅是对被玷污了的景色的痛惜，而且还痛苦地预感到，当我们这个民族的伟大的根系松散地扎根在这片土壤的时候，它们一定已经深度地溃烂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